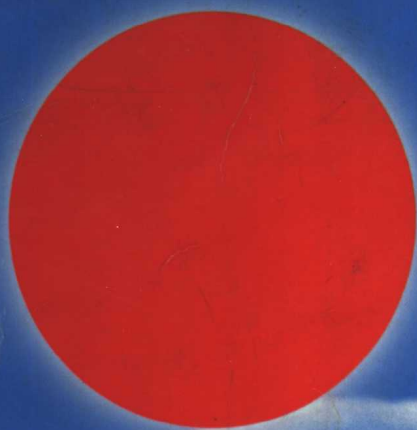


太阿魂

長篇歷史小說
劉瀟瑛著



名師出版社

太阿魂

長篇歷史小說

劉瀟瑛著

名誠出版社出版

書名	太阿魂
作者	劉瀟瑛
總監	Alex Cho
編輯	袁佖珍
封面設計	劉嘉
植字排版	萬寶國際發展公司
電話	(852) 81046178
出版人	曹展碩
出版	名師出版社
	九龍旺角亞皆老街43-49號雅佳樓6字47號
電話	(852) 26183861 26188861
傳真	(852) 26181277
網址	www.chinesebook.com.hk
電子郵件	168@168k.com
印刷	彩藝印刷公司
2001年8月第一次出版	
字數380,000	
印數3000冊	
國際書號	962-85431-2-1
定價	港幣48元

版權所有

本書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圖片未經出版人
書面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作者在福州“遙逸居”家中寫作(2000年春)

作者簡介

劉瀟瑛1928年11月生，原名劉學亭，曾用筆名、劉蕭，山東肥城人。1948年畢業於華北聯合大學。曾擔任省文聯編輯，現為中國通俗文藝研究會會員，福建省作家協會會員，福建省電視藝術家協會會員。自1948年起，先後發表小說、報告文學近百萬字，1997年獲福州市“近18年文學創作成果顯著獎”。

1998年電視劇本《抗日飛將傳奇》獲優秀電視劇本獎。最近又出版小說選集《六十年風雲》，反映了近六十年的風雲變幻，被稱為“時代的記錄，歷史的回聲，心靈的畫幅。”長篇歷史小說《一代梟雄雍正皇帝》以真實歷史與藝術加工相結合，寫出雍正的特殊典型形象及歷史作用。本書長篇歷史小說《太阿魂》是作者的又一力作。描寫海瑞一生波瀾，情節曲折，蘊意深刻，而又富詩情畫意，被評論家稱為是對歷史真實與藝術虛構的巧妙結合，是對歷史小說的新突破。此外，作者對中國傳統文化向有較深的研究，所寫《伏羲文化考》曾在新加坡召開的國際易學大會上，獲得強烈反響，并被選為大會第二講堂主席。現為香港國際易學研究聯合中心副會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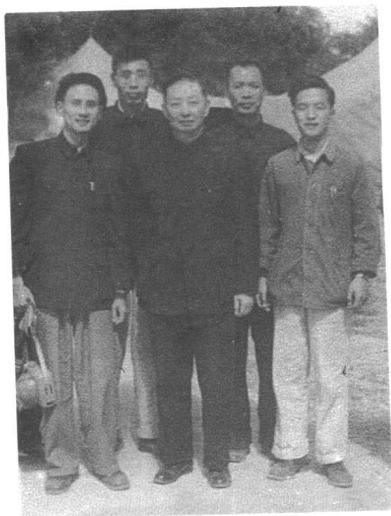
1999年作者與香港中國哲學文化促進會會長
曹展碩先生(右一)及國際易學聯合中心會長章
佳坤先生(左一)在張家界合影(中間為作者)



作者在電視連續劇《海青天》中飾演海瑞之兄(左一)



海瑞在浙江諸暨楓橋著名隱士駱駝別墅中
所書“枕流漱石”真迹



1958年作者在廈門與中國京劇泰斗梅蘭芳先生合影(前中爲梅蘭芳先生、后左一爲作者)



海南瓊山海瑞陵園中海瑞塑像



1994年作者與飾演海瑞演員許承毛在海瑞墓御賜碑前留影



海瑞在浙江諸暨楓橋隱士駱駝別墅中所書“海眼”二字

《太阿魂》序

黃安榕

長篇歷史小說《太阿魂》是我省知名作家、易學家劉瀟瑛先生最近殫思竭慮創作的一部力作。作者以史學家的角度審視歷史，以文學家的氣魄精心加工，將海瑞一生剛正不阿、愛民如子的形象寫得深刻感人，動人心弦，讓歷史的真情與藝術的形象盡可能完美的統一，達到正本清源，寓教於樂的目的。

本書以史實為經，藝術虛構為緯。全書十三章，每章都突出一個主題，圍繞一個事件層層剝筭，步步展開，來揭示海瑞的內心世界和處事不驚、斷案如神的嚴正氣概。在作者的筆下，歷史畫面跌宕起伏，驚心動魄，人物栩栩如生，讀來使人如身歷其境，海瑞的形象在我們的心中也就越發顯得高大挺拔。

小說從“太阿初試”起，寫海瑞因嚴懲胡總督之子 and 力抗欽差大臣鄢懋卿，第一次罷官丟職，繼而三起三落，罵皇帝、抗權相、救萬民，歷經波折，直到最後年逾七旬，再次應召復官，整飭吏治，反貪反腐，民心大振。但因他把天下官吏貪污之根追溯到皇帝身上，遂再次被人指責，憂憤而死。全書充滿波瀾起伏的情節和感人落淚的場景。海瑞死後，萬民痛哭，沿江百里冒雨送葬的悲壯場面極為感人。這種將歷史和藝術虛構水乳交融，有血有肉的寫法令人折服。和同類歷史題材的作品相比，這本小說在思想內容、藝術技巧上都有了可喜的突破，它有力地向我們提醒了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那就是：為民請命的清官雖死猶生，千古流芳。

作者在塑造人物上，除了力求通過海瑞一生轟轟烈烈而又曲折悲壯的悲劇，把讀者帶到他所抒寫的歷史環境中，讓生活的本

身來說話外，就是在寫個人家庭方面也娓娓動人。如寫海夫人的賢慧，在難產臨死前，還為海瑞因公務纏身無法趕回家中看望而開脫；寫海母的明智，見兒子為民獲罪，慷慨激昂地說：“雖罪亦榮”；見兒子開始因不明真相，誤以為高拱命蔡國熙查究徐階二子是高拱挾嫌報復，欲加阻止，而招致百姓疑慮時，當即舉起拐杖劈頭蓋臉地向海瑞打下，隨後又心痛地抱住海瑞哭道：“瑞兒！瑞兒！為母一時手重，不知打痛了哪裏？”；寫其義女海雲，為了救父跪伏朝門、代父請死等情節，把人間偉大的母性之愛，深厚的夫妻之恩和感人的父女之情，都刻畫得淋漓盡致，深深地叩擊著讀者的心扉，使人不禁流下了同情的淚水。由此可以看到作者的文學功力和表現手法，善於在悲喜交錯的藝術氛圍中，以悲和喜的相互映襯，對比和轉換，作縱深的開掘，使喜中含悲，或悲中含憤，從而產生了震撼人心的效果。使小說的字裏行間，翻卷著作者風激浪湧的悲憤之情，並促使人們嚴肅地思考：為使我們的民族不再遭受人為的災難，我們應該從中汲取一些必要的有益的教訓。

作為古代清官，海瑞那一不怕死、二不愛錢、三不怕丟官的精神是難能可貴的，他敢於為民請命的事跡受到歷代民眾的廣泛贊頌。這也說明了，不管哪個朝代，人民心中總有一把公平的秤，他們迫切企盼著執政的官員都能夠真心真意、公而忘私地為民排憂解難，辦些實事。希望國家各級領導幹部都能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做人民的公僕。因此，《太阿魂》的出版，“用活的形象表示時代思維”，以歷史統貫當今，以海瑞的剛正清廉觀照現實，其現實意義也是不可估量的。

2000年初春節

注：黃安榕為中國通俗文學研究會常務理事，福州市作家協會主席及原《榕花》文學雙月刊主編。

《太阿魂》讀後感

萬里雲

讀了劉瀟瑛同志的長篇歷史小說《太阿魂》後，首先使我感到他對明代清官海瑞的研究確實下了一番功夫，正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殫心竭慮，查遍資料，在小說中盡量使歷史真實與藝術形象做到完美的結合。”因而使這部歷史小說能達到史實確鑿，文采洋溢，通過史的追述和文學潤色，生動地再現了海瑞一生的主要事跡，以及明朝時代形形色色的宮廷黑暗、權臣弄權、官場貪腐、民間疾苦等等情況，都躍然紙上。這是非常可貴的，是一部難得的好作品。

其次，《太阿魂》引人之處在於它有聲有色而又通俗、生動地體現了我們中華民族固有的一種最偉大最光輝的民族精神，這顯現在海瑞這個清官的形象上：剛直不阿，一身正氣；無畏無私，為民為國；廉潔奉公，嫉惡如仇；不怕死，不愛錢，不怕丟官，不怕坐牢；對上敢批評皇帝、對抗權臣，對下能愛民如子，為民平冤；他兩袖清風，終生清苦。逝世時，依然是“葛幃敝簾”，為寒士所不堪。他的靈柩從南京運還海南時，竟形成“小民罷市，喪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夾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絕。”這是個多麼感人的場面。這就是海瑞精神和中華民族精神的結晶。

再次，這種海瑞精神是萬古長青、流芳百世、“驚天地而泣鬼神”的，這自然會引起古今社會和廣大民眾的強烈共鳴，和對一切奸宄妖魔的仇恨和憎惡。文化大革命時期，“四人幫”就在“海瑞罷官”上大做文章，造成史無前例的慘烈浩劫，這都是由於海瑞精神對人們的震動所引起的“風波”，其影響多麼深遠！

最後，海瑞精神對當前社會現實，也有著積極的影響和意

義。記得前兩年，我到海瑞的故鄉海南瓊山去旅遊，大家都懷著敬仰的心情，乘車到處於豔陽碧野，綠蔭掩映下的海瑞墓地去參觀。我們先在墓前默哀，然後再繞墓一圈。老人們都不約而同地漫談起海瑞的為人爲官、風骨氣節，還聯系到在現實社會中出現的貪污腐敗、行賄受賄的現象，大家都撫今思昔，頗有一番激憤、感慨。也許由於“日有所思”，當晚在賓館休息時，我就“夜有所夢”起來，夢見一處照壁上，端端正正地寫著一首題爲“時感”的七律，那詩是：

爭名奪利幾時休？
腐敗貪污最自由。
身坐“皇冠”盼“奔馳”，
官封大吏望王侯；
私囊八位遊天下，
公宴萬金度春秋，
護子蔭妻求富貴，
從無一個肯回頭！

第二天清晨醒來，我連忙提筆，將夢中之詩記下，留作紀念。現再抄錄於此，以示對海瑞的沉思和懷念。

注：萬里雲爲中國作家協會理事、離休前爲福建省文化廳廳長兼省文聯主席。

歷史小說的新探索

——讀劉瀟瑛的長篇歷史小說《太阿魂》

劉 樂 群

我與作家劉瀟瑛相識，是在 1950 年的朝鮮戰場上，我們同睡一個防空洞，同歷一次危險。欠后勞燕分飛，一在天南，一在地北。不想 50 年後，進入古稀之年，卻又讀到劉瀟瑛的新作——長篇歷史小說《太阿魂》，不覺倍加驚喜。因為這部小說給當前歷史小說創作帶來一片新意。小說主人公海瑞本身就是一位吸引人的，可以感天地泣鬼神的人物，作者在忠實歷史真實的基礎上，更運用豐富想象力，給小說賦以詩的氛圍、畫的意境和傳奇的魅力。做到“酌奇而不失其真，玩華而不墜其實”，對歷史小說的創作做出了新探索。它的新穎之處在於作者巧妙地解決了藝術領域中幾個相反相成而又矛盾統一的美學原則。使人讀完小說感到全篇充滿內在的生氣、靈動和精神，得到一種新的滿足。這幾種美學原則是：

一、“史”與“詩”的關係

在歷史小說創作中有兩種傾向，一種是“羽翼信史而不違”。這本是正確的，但有的過於膠柱鼓瑟，不敢有所發揮創造，以致“事事太實則失于平庸”，缺乏藝術化境及藝術靈氣。另一種則是“戲說歷史”，把歷史和歷史人物當為作家信手塗抹的道具，任意寫來，隨意虛構，與真實歷史謬之千里。這樣必給廣大讀者以誤導，使讀者對中國歷史產生錯誤的甚至荒謬的理解。筆者認為以

上二者皆失歷史小說的真諦。而真正的成功的歷史小說應該是把握好“史”與“詩”的關係，使二者水乳交融，以真實史料所揭出的真實歷史背景、氛圍、人物特性、重大事件為基礎，與“詩”的豐富想象力、生動創造力、藝術感染力密切結合起來，使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得到高度的統一。這也就是在“一定的歷史範圍內”寫出“史”的藝術的真實。如托爾斯泰所說：“除了表現性格沖突這一意圖以外，我還有一個意圖，就是表現歷史。”長篇歷史小說《太阿魂》就較好的解決了這一問題。我們讀完小說後，可以感到整部小說對各個時期的歷史背景，主要人物、主要事件都是真實的，無一與歷史有違。而在具體描寫中，作者卻又加以詩情畫意的描繪，引人入勝的懸念和曲折發展的情節，使讀者不忍釋手。如在第七章《海龍王》中，朱元璋設通政司的誠言，民間“海龍王”的民謠；海瑞治江採用江南名士歸有光治水之策，海夫人逝世；海瑞制訂督撫（廉政）條約，嚴禁官員貪黷勒索，並因此得罪權宦及舒化，被其劾奏誣陷，皆為歷史事實。而作者在這些真實事件中加以豐富想象力將當時歷史、人物都寫活起來，情節發展感人心腑，波瀾迭出。如寫酒樓上兩個老翁談及“海龍王”的民謠，把海瑞說成是南海龍王下凡，被當時微服上任私訪的海瑞聽見予以反駁，老翁以為對方是侮辱他們心目中的“海青天”，便將海瑞扭送官府，使海瑞差點挨了板子，充滿戲劇性；寫海瑞雪夜訪賢向歸有光討教治水之策時，則充滿詩情畫意；寫海瑞乘舸治江，過門不入，以致海夫人難產早逝，則催人淚下；在寫海瑞受舒化參劾，朝廷派欽差查其越權擅殺世襲千戶之罪時，雙方劍拔弩張，海瑞安危系于一發，使讀者與當時百姓一同為海瑞提心吊膽。當最後眼看海瑞敗局已定時，却突然奇峰突起，意外轉折，使人不禁擊節驚嘆。這些構思使小說達到“史”與“詩”的完美結合，並突顯了一種甘辛俱備的悲喜劇之美。這種建築在歷史真實基礎上的創造，也就是藝術角度上更高層次的真實。

二、“雅”與“俗”的關係

我國自古即有“陽春白雪”與“下里巴人”之爭。有些人把純歷史小說視為“陽春白雪”，通俗小說視為“下里巴人”。其實二者完全可以互相結合，使其既有純歷史小說的“雅”，也有通俗小說的“俗”。“雅”與“俗”互相依托，相得益彰，雙管齊下，一水雙流。“把奇妙和真實——史詩的兩種元素放進小說里”，使其既得文人雅士的贊賞，也得普通百姓的喜愛。如小說第二章《新安江》，寫海瑞任淳安縣令時，因嚴懲奸相嚴嵩的親信總督胡宗憲之子，得罪了胡宗憲，同時又逢嚴嵩的另一親信都御史鄢懋卿以欽差大臣身份巡查江南，所到搜括民財，濫殺無辜，縣令以下見之都膝行匍匐。海瑞為免淳安百姓遭其荼毒，乃運用機智，力拒鄢懋卿並懲其違法私人。鄢懋卿心中恨甚，但知其不可屈，斂威離去，另嗾御史袁淳參劾海瑞，將其罷官。作者在描寫上述真實事件時，充分運用了“雅”、“俗”巧妙結合的筆法。如寫胡宗憲在游湖時，激使鄢懋卿路過淳安，以便借鄢懋卿之手報自己兒子被懲之仇。江南才子徐渭（當時在胡宗憲府中任記室）便在船上借機獻詞說：“山前鳴杜宇，山后鳴杜宇，山上鳴杜宇，山下鳴杜宇，行不得也哥哥！不如歸去。”此詞藝術境界在於前四句初看平淡無奇，但在最後兩句却如石破天驚，全盤皆活，實有畫龍點睛之妙。其真實意蘊，在於勸阻鄢懋卿勿去淳安，以免與海瑞衝突，造成不愉快的悲劇，故以聞聽四面杜鵑鳥哀啼為喻。鄢懋卿自然領會其中意思，但他憑着自身權勢，仍執意孤行，又遭徐渭隱喻譏諷。胡宗憲怕惹出禍事，忙命徐渭為鄢懋卿作畫賠禮。徐渭被迫用禿筆畫一幅“美人拭桐”。畫中充滿高潔清雅的意境，正當眾賓叫好時，徐渭却提起禿筆在美人面頰上點了兩團墨污。鄢懋卿氣得將畫紙揉成一團，扔到船角。此畫後來被船夫揀起，遇到識家，大聲叫絕，認為是徐渭畫中的極品。此畫妙就妙在那兩團墨污恰如兩團胭脂，使美人顯得更加高潔嫵媚。這就是后世一再傳頌的《拭桐美人》圖。作者巧妙地將徐渭創作此畫的環境放在與鄢懋卿鬥爭的場景中，既

充滿了詩情畫意，又顯現出鄢、胡、徐三個迥然不同的人品與形象。同時推動了故事情節的發展，使小說“雅”到妙處。此後鄢懋卿執意要過淳安，在描寫海瑞為保護淳安百姓力抗鄢懋卿時，又採用了民間戲劇《海瑞拉繯》的情節。寫鄢懋卿目的未達，憤而離開淳安時，命海瑞派百姓為其座船拉繯。海瑞為免擾民，親自率領縣衙書吏及衙役代百姓為鄢懋卿拉繯。鄢懋卿怒問：“你可知道縣拉繯自古未有？”海瑞道：“請自海瑞今日始。”鄢懋卿厲聲說：“你這明明是諷刺本院不恤民情！”海瑞傲然說：“小小縣令怎敢妄議大人短長！”鄢懋卿氣得放棄徽州之行，掉頭順流而下，趕回京師。海瑞雖然因此罷官，但卻引起後世人們代代的尊敬與深思。這段來自民間的俗傳，“俗”得引人，感人，有一種“大俗即大雅”的情韻。

三、“虛”與“實”的關係

一部好歷史小說應如一部好的國畫一樣，要虛實相間。虛中有實才能使作品內蘊深厚，精華凝聚；實中有虛，才能給作者以充分的創造余地和藝術靈感，給讀者以自由的想象和深遠的思索，使人有“一曲霓裳聽不盡”的意趣。

例如作者在《金殿罵君》和《海瑞報恩》兩章中所寫的主要事件、細節，甚至包括重要對話都是歷史實有。但作者在具體描寫中，却不局限于已有的史料，而是本着“探索歷史的真諦比占有歷史真實更加奇妙無窮”（托爾斯泰語）的精神，以及“感人者莫先于情”的原則，在寫海瑞抬棺上疏被下詔獄論死時，用虛實相間手法，着意創造了海瑞女兒海雲背負狀紙、跪伏朝門外面要求代父請死、引得上朝百官都感動落泪的情節。另寫海瑞在獄中受刑，家中兒子中砥因無人照顧，患病夭折（歷史實有），作者有聲有色地描繪了海夫人率領家人在大雪紛飛中悲哭葬子的情景，使小說增添了“以情感人”的強烈效果。另外在第八章描述海瑞升為應天巡撫不徇私情、嚴懲救命恩人前首輔徐階之子、退田還民的歷史事件中，作者特意設計了海瑞上徐府拜壽的情節。海瑞以報恩

爲名給徐階送上三份壽禮。第一份是壽桃壽聯，徐階滿懷高興；第二份是百姓控告徐階之子作惡的狀紙。徐階驚問何意？海瑞說：自己是效法古時馮驩燒毀薛城百姓所欠孟嘗君的債券，爲孟嘗君施恩的故事，并勸徐階退田還民，將作惡的二子送官府究辦，以保持自己的晚節。第三份是代徐階所擬的向百姓謝罪的“敬告父老書”。徐階凜于大義，只好忍痛依言辦理。這段情節也寫得一波三折，將海瑞的大公無私、果斷機智和徐階在護子之短與顧全晚年聲名之間的複雜矛盾心情，刻劃得淋漓盡致。這都是實中有虛的巧妙構思。

另一方面在《生死牌》和《雙龍戲珠》兩章中，又把虛中有實處理得恰到好處。這兩章的情節都是虛構的，但二者的歷史背景却是真實的。如《生死牌》中，海瑞被欽命爲“祭海特使”，代表皇帝前往南海祭神這是真實的，在路過衡陽時發現冤案而予以平反，歷史雖無記載，但却是完全可能發生的（何況“生死牌”的故事在民間已廣爲流傳）。在《雙龍戲珠》中，隆慶皇帝冊立李貴妃幼子翊鈞爲太子，太監陳洪擅權，爭飾奇技淫巧，導帝長夜游樂，納外官賄賂，尚寶丞鄭履淳上書彈劾，被杖責一百，罷官還鄉，以及陳玉謨以賄勾結內監，被揭發拿辦，都是歷史實有。在此基礎上演繹出陳洪與陳玉謨勾結，企圖阻撓皇帝冊封貴妃之子爲太子，以便自己擅權的故事，也便是完全有可能發生的了。正如別林斯基所說“作家可以超出‘歷史’，追求人類心靈的永久的真實。”

小說善于運用虛實相間的藝術造詣，還表現在對刻畫人物和構思情節的藝術筆法上。例如作者用“烘雲托月”法，寫江南才子徐渭和著名隱士駱駝對海瑞的友誼和支持；用“以真作假”法，寫海瑞智懲總督胡宗憲的公子，使胡宗憲不敢報復；用“以假作真”法，寫海瑞智抗鄢懋卿的勒索，使鄢懋卿無法可施；用“草蛇灰綫”法，寫《江上謎案》若隱若現的情節發展；用“暗渡陳倉”法，寫被盜的御賜明珠突然出現的驚奇；用“空谷足音”法，寫江南萬民思公的氛圍；用“抽刀斷水”法，寫海瑞死后，衆民沿江百里哭祭的悲壯

場景。這些都表達了作者的藝術技巧，深得虛實相間的奧妙。

四、“古”與“今”的關係

黑格爾說：“歷史題材有屬於未來的東西，找到了，作者就永恒。”中國司馬遷也說：“述往事，思來者。”即作者應使讀者能從過去找到未來，通過歷史現象的再現，引發人們的史識、史鑒而燭照當今。

《太阿魂》的作者在處理這一問題時，將構基點放在“人”這一文學的深層底蘊上，以“文學即人學”、“人是衡量一切事物的標準”，使“人”的坐標成爲一種永恒的參照系。爲此作者在歷史真實的基礎上，塑造了各種典型的生動的人物，組成了一幅歷史人物畫廊。代表了社會上各種類型人物，賦予“以史爲鑒，以史爲鏡”的深厚意蘊。

作者首先生動地塑造了中國歷史上獨一無二的不怕殺頭，不怕罷官，愛民如子，視惡如仇，敢罵皇帝，敢于爲民進言的清官海瑞形象，並給人物賦以豐富的感情世界，使其栩栩如生，如在眼前，成爲中國歷史上一個獨特的典型形象，不與歷史上任何其他清官相同。

其次，作者在寫其他各種人物時也都各具獨特的性格，正如前人所說：“世上沒有兩片完全相同的樹葉，也沒有兩個完全相同的人”。作者在小說中前後刻畫了四位宰相（明時稱首輔），都各有其特殊性格，互不雷同。如權相嚴嵩文才出衆，但卻陰險奸詐，殘害忠良；徐階秉性善良，愛護人才，但卻曲承君意，不敢抗爭，被稱爲“甘草宰相”；高拱持身清廉，有心求治，但卻心胸褊狹，挾私妒賢；張居正輔佐幼主，治國有方，被稱爲一代能臣，但卻貪權自私，終至身敗名裂。

小說在描寫另外幾個清官時也都各有妙筆，互不相同。如寫原淳安縣令洪玉琛自謂爲官兩袖清風，無愧于心，但卻怕得罪權貴，不敢爲民辦事，被百姓稱爲“白吃人間香火的菩薩”，是無用的清官。大興縣令高世儒，兩袖清風，但在權相嚴嵩腳下，有志難

伸,天天受氣,最終奮起斗爭,是個覺醒的清官。新科進士蔡國熙本心想做清官,但在任巡按時,先入為主,幾乎鑄成冤案;後為松江兵備使,又在“情”、“法”之中交戰、左右為難,最後始得法制獲勝,是逐漸鍛煉成長的清官。推官何以尚效法海瑞明于斷案,但成名後,却諱疾忌醫,在“護法”與“護名”、“受獎”與“獲罪”之間矛盾斗爭。最後毅然覺悟,頂住強大壓力,斷然拒受朝廷嘉獎,自己摘掉頭上烏紗,“寧犯欺君之罪,不使無辜百姓受冤”,堅決改正了自己所判的錯案,是歷經磨煉、最後成熟的清官。衡陽知縣黃伯賢為抗拒權勢,不使受害民女冤死,使自己女兒代人受刑,令人感泣,是舍己為民、大義凜然的清官。這幾組人物的譜寫,不僅真實地反映了歷史,而且也給今人以深刻的啓迪。使人深刻感到在當今改革開放洪流的大潮中,加強廉政和法制建設的迫切和重要。此外,作者在各個不同篇章中都以不同的謀篇布局,給各章賦予不同的主題,使讀者引發不同的深邃的思考。並通過不同人物不同行為以及不同的社會價值取向,豐富和幫助今人在生活中的識別和判斷。因此,一部好的歷史小說所蘊含的意義既是歷史的,也是現實的。正如克羅齊所講:“一切真正的歷史都是當代史”。這部小說可以說在藝術創作上有一定的突破,並且富有借鑒的藝術價值,值得廣大讀者一讀。

另外,這部小說也有不足之處,如對人物的心理描寫和對生活情趣的刻畫顯然不足,使讀者只見風雲變幻的壯闊奇偉,少見清風明月的閑情逸致。未免有所遺憾。

筆者寫于天津,2000年 春節

注:劉樂群為天津市作家協會會員(文藝評論家)、天津市“楓林杯”文學獎獲得者。